

# 記載第一 中國大事記

宣統二年十月中國大事記

問 天

初三日 諭令改於宣統五年實行開設議院並預行組織內閣

同日 諭令民政部及各省督撫解散請開國會之代表

先是國會請願代表孫洪伊等上書資政院請為提議設立國會事。略謂洪伊等前曾代表民意。籲請速開國會。疊於上年十二月二十日。日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欽奉 明詔。誨以勿驚虛名。勉以一心圖治。鑒其忠愛而戒其瀆請。洪伊等循誦再四。感極生泣。何敢更犯 威嚴。自干罪戾。顧猶嗟嘆焉。不能已於言者。則以國家危急存亡。實迫眉睫。今日事勢。已迥異數月以前。更閱歲時。安知所屆。昔人有言。鹿死不擇音。又曰。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洪伊等竊見自五月二十二日以後。時局驟變。驚心動魄者不一而足。外之則日俄締結新約。英法夙有成言。諸強釋嫌。協以謀我。日本遂併吞朝鮮。扼我吭而拊我背。俄汲汲增兵。窺我蒙古。英復以勁旅擣藏邊。法鐵路直達滇桂。工事急於星火。德美旁觀。亦思染指。瓜分之禍。昔猶空言。今將實見。內之則各省飢民救死不贖。鋌而走險。土匪乘之。騷亂日告。長沙萊陽。幾釀大變。雖幸獲戡定。而善後之策。一籌莫展。亂源不拔。為患方滋。此外各地。無不嗷鴻遍野。伏莽滿山。舉國儼然。不可終日。此等現象。皆起於最近數月之間。非惟洪伊等所不忍聞。當亦我 皇上所不及料。昔漢臣賈誼陳時局之危。警諸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數月以前。我國事勢。蓋有類於是。今則火既然矣。且將燎原矣。舉國臣民。顧影汲汲。朝不保夕。非賴 皇上威德。亦復何所怙恃。此所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瀝

記載第一 中國大事記

一百四十四

十一月

心泣血而思上訴者也。伏讀 諭旨有云。國家至重。憲政至繁。緩急先後之間。爲治亂安危所繫。大哉 王言。治道盡於是矣。夫求治莫要於審緩急先後。而若者宜緩。若者宜急。若者宜先。若者宜後。則不能徒徵諸理論也。而當以事實爲衡。今中國非實施憲政。決不足以拯危亡。盡人而知之矣。然憲政若何而始實施。此最不可不審也。比者籌備憲政之有名無實。天下共見。中外臣僚。其塗飾敷衍。捏報成績。苟以塞責者。固所在多有。而一二大吏。亦嘗知虛名之不可以久假。欺罔之不可以公行。力陳現在籌備之失當。成效之難期。如督臣李經羲。陳夔龍。撫臣陳昭常。孫寶琦。藩臣王乃徵等。皆先後有所獻替。雖所求補救之策。各有不同。至其言現在籌備之不能舉實則一也。籌備而不能舉實。則何如不籌備之爲猶愈。於是諸臣中漸有倡停辦憲政之說者。夫以今日之所謂籌備。非惟不足以利國。而反以病民。則停之似宜也。雖然。曾亦思 孝欽顯皇后 德宗景皇帝所以赫然宣布立憲者。其用意果何在乎。使專制政體而尙足以維持國命於不墜。則以 在天兩宮之聖。亦何樂爲此擾擾以搖惑天下之耳目。先聖之以憲政貽謀於 皇上也。蓋洞闕時勢。深察民情。知中國非此則不足以圖存也。夫朝令暮改。君子猶譏其反汗。況於 先朝訓誥。爲國家定百年大計者。爲人臣子。乃敢竊竊焉議廢棄乎。是故以現在籌備憲政之不能舉實。而務設他法以舉其實焉可也。坐是而疑憲政之當廢焉不可也。此如抱病之夫。緣食增病。不務治病而思絕食。未有不速其死者也。洪伊等以爲籌備憲政之實之所以不舉者。皆坐無國會而已。何也。蓋立憲之真精神。首在有統一行政之機關。凡百設施。悉負責任。而無或諉過於君上。所謂責任內閣者是也。責任內閣何以名。以其對於國會負責任而名之也。是故有責任內閣謂之憲政。無責任內閣謂之非憲政。有國會則有責任內閣。無國會則無責任內閣。責任內閣者憲政之本也。國會者又其本之本也。本之不立。而未將安所麗。兩年以來。所以籌備一無成績。而憲

政二字。幾於爲世詬病者。皆坐是也。洪伊等恭釋 諭旨。謂據各衙門行政大臣奏稱。按期次第籌備。一切尙未完。全。又云仍俟九年籌備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議院。皇上慎終於始之盛心。洪伊等具有天良。豈不知感。特不知屆九年期滿之時。倘籌備仍未完全。亦將召集國會否耶。如云不完全而亦召集也。則等是不完。後之與今。復何所擇。如云必完全而始召集也。竊恐似茲籌備。終古更無從完之時。此非洪伊等疏遜小臣吹毛責備之私言。卽以國之世臣如李經羲輩。身處當局。洞悉情僞。而其言之憂危。旣已若彼。皇上於召見中外大吏時。試命其自撫良心。問有一人焉敢謂前此籌備之確有成效者乎。又命其自據懷抱。問有一人焉敢謂將來籌備之確有把握者乎。他勿具論。卽就財政一端言之。自侈言籌備以來。歲費增加。司農竭蹶。數倍於前。後此且將益甚。籌備案中所列諸要政。雖欲勿停。又安可得。一事如此。他事可推。若是乎籌備憲政一語。不過供大小官吏欺罔 君父自便私圖之口實。而於 先朝殷殷貽謀之本意。更復何有。我 皇上如謂今日中國可以不復籌備憲政也。則洪伊等亦復何言。亦旣知籌備之不可以已矣。又灼見乎二三年來所謂籌備者之一無實效矣。而不深考其所以無效之故。而別思所以致效之塗。此洪伊等所大不解也。夫籌備何以能有效。必自行行政官各負責任始。行政官何以能負責任。必自有國會以爲監督機關始。是故他事皆可後。而惟國會宜最先。他事皆可緩。而惟國會宜最急。 諭旨謂緩急先後之間。爲治亂安危所繫者。豈不以此耶。昔漢臣劉向上成帝封事云。下有泰山之安。則上必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保持宗廟。而令國祚永移。降爲皂隸。縱不愛身。奈宗廟何。其詞危苦。千載下讀之。猶將流涕。而獨怪當時時主處彼岌岌之勢。聞此蹇蹇之言。何以漠然會無所動於中。或明知其善而莫能用。坐使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豈天命不佑。非人力之所能回。母亦在上者不能聽言擇善。有以自取其咎也。今國勢之危。過於漢季者且將十倍。出萬

記載第一 中國大事記

一百四十六

十一月

死以求一主。惟特國會與責任內閣之成立。及今急起直追。猶懼已遲。更復在萬數年。後事何堪設想。夫自五月二十日。以迄於今。不過數月間耳。而事變之咄咄逼人。已再四而未有已。蓋懸崖墜石。愈近地而速率愈加。今後數月中。其可驚可痛之事。恐將又甚於此數月。而籌備案之敷衍告竣。乃須期諸六年以後。此六年中。內憂外患。誰復能料。而長以此泄沓闕冗。不負責任之政治應之。禍變之慘。豈復臣子所忍言者哉。昔朝鮮當光緒二十一年。其主亦嘗誓廟告天。宣言豫備立憲。設責任內閣。其所頒大詔十二條。略與我憲法大綱相類。徒以無國會之故。監督機關不立。凡百新政。皆有名無實。利不及弊。坐是魚爛。以底於亡。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若朝鮮者。可以鑒矣。洪伊等誠知冒瀆。宸嚴。罪合萬死。徒以時局煎迫。朝不逮夕。國脈民命。繫茲一線。謹合詞瀝血陳請。貴院迅賜提議。於宣統三年內召集國會。並請提前議決代。奏。恭候。皇上聖鑒訓示施行。云云。

諸代表又上書。監國攝政王。略言洪伊等自去年至今。感國勢之岌危。痛外患之亟迫。思救國亡。惟有國會。既兩次奔叩。帝閣未邀。俞允。抱忠懷懇。不敢請見屏於。君父。輒自退阻。方欲與全國人民為三續請命之舉。而海內外父老昆弟。亦復函電交馳。迫不令去。洪伊等滯羈京師。其所以奔走號呼。不敢告勞者。欲以款款之愚誠。冀幸君父之一悟也。乃者東三省人民。以日本併韓而後。勢力漸趨於南滿。北部則迫於強俄。介居兩大。協謀來侵。約章既成。風雲益劇。東省人民。寢不帖席。既合全省士紳。會議數四。乃公推特派員數人到京。僉謂及今不開國會。國家必無幸存。東三省有變。則全局瓦解。宗社人民。將置何地。雖欲從容立憲。不可得矣。時勢迫促。不能再緩須臾。嗟嗟吾王。期年之間。時變如此。吾賢王受先朝遺命。監輔冲主。身膺國家之重。儻亦有震感於中。不能自己者乎。夫鑒往以知今。即今以察來。有遠慮而後免近憂。人民生長草野。習審時變。私冀奮然圖治。轉弱為強。轉危為

安者。非賢王莫屬。徒以天澤之分。不能旦夕面。王痛陳國家之大計。變革之大綱。爲可痛耳。方今之病。患在壅隔。以賢王求治之殷。吾人民望治之切。兩相需於冥漠之中。而迄不能豁然大解者。則以上下不交通之弊也。願上下交通。則機關之設。首在國會。國會者。所以通上下之情。爲憲法上立法最高之機關。有國會而後可言立憲。無國會而言立憲。人民生其疑阻。政事日卽惰偷。雖日日言籌備。而財用之耗盡。人才之墜。民生之凋敝。恐卽在此籌備之中。而禍亂之至。且無日矣。王試思列強之國。皆有一日千里之勢。而吾國至今。猶在紛紜棼擾中。庶政孔多。而財政奇絀。官僚充斥。而責任無人。非不日言籌備也。而局處衙門。凡號稱新政機關者。率皆東塗西抹。舉一遺二。而其間猶復新舊雜糅。有舉無廢。循節敷末。百孔千瘡。以如此之政治。當列強之競爭。其有幸乎。且無暇與列強絮短較長也。凡事不從根本解決。而徒爬枝搔葉。鮮克有濟。王試觀兩年以來。憲政籌備之際。實行不可謂之不密矣。督促進行之詔旨。不可謂不勤矣。以言財政。而財政之紊亂如故。以言教育。而教育之腐敗如故。以言警察。而警察之疲玩如故。其他軍事實業。凡關於國家大計者。更無一足壓人心焉。外人之視吾國者。以爲吾國之政治。如滅燭夜行。無一線光明。幾不足與於國家之數。故其在吾國之行動。皆不以平等相待。值此內外交迫之際。若非有大舉動大變革。則孰若速開國會。與天下以更始。令四海萬國。耳目一新。知吾國家眞實立憲。見日月之明。而奸謀自阻。以中國幅員之廣。人民之衆。必不信開國會後。不能自強也。凡百事功。皆發乎機。機之一發。則羣耳易聽。萬目改視。騰爲輿論。亦遂朝黃暮綠。南北易位。開國會卽其機也。我能行之。安知不足以震懾列強。聞臥虎之嘯。則獵者駭走。莫之敢擾。國家危亟。北鑰告警。獵人在前。當復何謀。洪伊等分屬國民。有俱燼之痛。義不忍復偷瞬息之安。所以昧死一言。冀吾王之投袂而起也。伏願吾皇上爲皇上下爲人民。鞏固我國家億萬年長治久安之基。

記載第一 中國大事記

一百四十八

十一月

當發立斷。即日請旨速開國會上。以副先朝付託之重。下以慰億兆人民望治之心。俄頃之間。立新朝局。但令國會早開一日。即人民早享一日之太平。洪伊等歸耕壟畝。歌詠衢壤。於願足矣。抑更有言者。資政院性質本與國會不同。其組織亦與國會迥別。萬不足以代國會。前由都察院代表書中。已陳晰言之。幸王少留意。毋惑於葉公之龍也。迫切陳請。語不及檢。無任惶恐待命之至。云云。

各代表既上書。攝政王後。復又遍謁慶親王。肅親王。朗貝勒。澤公。軍機大臣。那桐。徐世昌。力陳國會不可不開之理由。及民人渴望速開國會之情狀。痛哭流涕。王公大臣均爲之動容。

各代表復又上書。攝政王。略言前所陳書。度蒙省覽。奔走呼籲。冀得上請。畧分冒嫌。於前數日。徧謁軍機及親貴大臣。幸承贊可。慶親王言尤懇摯。澤公則并允代奏。報紙風傳。騰布中外。草野人民。皆謂此次請願。決無阻難。誠望王一言決之耳。而風語流傳。謂尙有人民要求。即予允准。有傷國體。以進言於王者。尋釋斯旨。竊所未喻。誠諫則正。從諫則聖。古有明訓。不聞堯舜在上。好行獨斷。矧先朝諭旨。既言庶政公諸輿論。則今日皇上允准速開國會。固爲採取輿論。克紹前猷。請求出自人民。裁可歸諸君上。詔諭所頒。何損尊嚴。且樞臣親貴。亦既面允代表代爲奏請。而顧復有國體之說。榮感朝廷。是使人民怨望。萃於吾王。而凡百臣工。均爲不負責任之人。有乖忠愛。莫斯爲甚。國家所與共治者。人民而已。今當主少國疑。內外交迫之秋。藉非博采衆議。俯順民心。則皇祚何以永固。即邦本何以久安。吾王輔翼冲主。獨不欲固皇祚安邦本乎。人心向背。皆在朝廷一舉動間。以爲標準。幸王裁之。

資政院亦於九月二十日提議陳請速開國會議案。先由羅傑登台演說。(一)此議案請即作爲上奏案。(二)此議

案不決。即各議案皆不能決。(三)各省諮議局議員聯合會。有不開國會全體辭職之說。而各省人民。已次第倡不開國會不納租稅之議。是輿論所在。非議員一人所獨贊成。次牟琳就財政方面。論國會之不可緩。又次于邦華登台。先言今日對衆議員及議長副議長。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各部院特派員。當先九頓首。請各贊成國會。嗣復述國會與我國家。與我政府。與我各部院。各議員。均有生死關係。至是陶鎔及陳樹楷。同時起立。均言如無反對者。即全體贊成。請表決。易宗夔請依議事細則。由議長副議長。即時上奏。衆請起立表決。議長即宣告用起立表決法。全場三次全體起立。三次高呼國會萬歲。大清國萬歲。大清國立憲政體萬歲。其時發言者尙有數人。擇要摘錄如下。(一)本院既經全體起立表決。應決定爲即時上奏案。(二)本院不僅代奏。且當奏陳國會必應速開之理由。方負責任。(三)請議長仿照開院答覆諭旨例。選定起草員六人。擬上奏摺。此三說全場一致起立贊成。議長宣告選定起草員六人。姓名如下。趙炳麟 陳寶琛 汪榮寶 孟昭常 雷奮 許鼎霖

資政院旋專摺具奏云。前據順直各省諮議局。及各省人民代表孫洪伊等。又僑寓日本橫濱神戶大阪長崎四埠中華會館代表湯覺頓等。各以陳請速開國會說帖。赴臣院呈遞。當由臣溥倫。臣沈家本。交陳請股審查。陳請股於九月十六十九等日。開股員會審查兩次。均經該股全體議員表決。認爲合例可採。查資政院章程第二十七條。資政院於人民陳請事件。若該管股員。多數認爲合例可採者。得將該件提議。作爲議案等因。隨於九月二十日。開全院會議。全體議員。合詞贊成。認爲應行具奏之件。表決之後。羣呼 大清國萬歲。皇帝陛下萬歲。大清國立憲政體萬歲。衆情踴躍。歡動如雷。合王公士庶於一堂。而表其一致。此中國數千年來所未見也。查順直各省諮議局說帖。稱立憲政體。根原於三權分立。若無國會。則無立法機關。即無所謂立憲。籌備憲政未完全。由於立憲政體未

確定。欲確定立憲政體。非速開國會不可。又稱資政院性質。與議院不同。以法制言。議院爲獨立機關。而資政院不然。以效力言。議院議決之案。經君主裁可。大臣署名而實行。而資政院不然。以責任言。議院議決案對之負責任者。爲內閣。而資政院不然。資政院以不能獨立之故。而喪失其議決之效力。於此而負其責任者。惟吾皇上一人。按之立憲精神。猶無一當。故諮議局等。以爲資政院與議院居於反對之極端。非基礎之預備。欲豫備立憲基礎。非速開國會不可。此順直各省諮議局說帖之要義也。查各代表孫洪伊等說帖。稱求治莫要於審緩急先後。而緩急先後。不能徒徵諸理論。當以事實爲衡。今中國非實施憲政。決不足以拯危亡。盡人而知之矣。憲政若何而始能實施。此最不可不審。比者籌備憲政之有名無實。天下共見。中外臣僚。塗飾敷衍。捏報成績。苟以塞責者。固所在多有。而一二忠勤憂國之大吏。亦嘗知虛名之不可以久假。欺罔之不可以公行。力陳現在籌備之失當。成績之難期。如督臣李經羲、陳夔龍、撫臣陳昭常、孫寶琦、藩臣王乃徵等。皆先後有所獻替。雖所籌補救之策。各有不同。至其言現在籌備不能舉實則一也。蓋立憲之真精神。首在有統一之行政機關。凡百施設。悉負責任。而無或諉過於君上。所謂責任內閣者是也。責任內閣何以名。以其對於國會負責而名之也。是故有責任內閣謂之憲政。無責任內閣謂之非憲政。有國會則有責任內閣。無國會則無責任內閣。責任內閣者。立憲之本也。國會者。又其本之本也。本之不立。未將安麗。兩年以來。所籌備一無成績。而憲政二字。幾於爲世詬病者。皆坐是也。是故他事皆可後。而惟國會宜最先。他事皆可緩。而惟國會宜最急。諭旨謂緩急先後之間。爲治亂安危所繫者。豈不以此耶。此各省代表孫洪伊等說帖之要義也。查橋寓日本橫濱等處代表湯覺頓等說帖。稱日本因開國會。財政始能發達。內亂始能消滅。外交始能平等。朝鮮以不開國會。監督機關不立。百事皆有名無實。庶政廢弛。民生彫悴。以至於亡。今我國欲統一財



政。消弭內亂。維持外交。鑒於日本之所以興。朝鮮之所以亡。皆非有國會不可。此僑寓日本商民湯覺頓等說帖之要義也。臣竊維世界政體。漸趨一軌。立憲者昌。不立憲者亡。歷史陳迹。昭然可睹。而立憲政體之要義。實以建設國會爲第一。國會之作用。在協贊立法。監察財政。與政府法院。鼎立並峙。而爲國家統治機關之一。不可不備者也。今朝廷實行立憲。不啻三令五申。籌備不可謂不密。督責不可謂不嚴。而未嘗有成效之可言者。則以財政之未精確。法制之未統一。而實國會之不早建設有以致之也。今各省諮議局及各代表等。以臣院爲 朝廷取決公論。預立上下議院基礎之地。爰於開會之始。持書陳請。哀痛迫切。遠近一致。於國會不可緩設之故。均已抉發靡遺。庸庸贅述。惟臣等區區之愚。尚有欲陳於君父之前者。則以近世東西各國。除一二小國外。其國會之制。殆無不以兩院集合。而成兩院制之善。在議事之際。必經兩次表決。兩次通過。甲院以爲可者。乙院或從而否之。乙院以爲是者。甲院或從而非之。必兩無異議。而後致諸政府。上奏施行。其善一也。兩院協商。一再駁復。而政府不預。則彼此各有居間調和之用。而政府與國會。無直接衝突之嫌。其善二也。有此二善。則與其維持現狀。得偏遺全。不如採取各國通法。徑設兩院之爲愈也。臣等內審國情。外考成法。竊以爲建設國會。爲立憲政體應有之義務。既不可中止。何必斤斤於三五年遲早之間。人心難得而易失。時會一往而不還。及今圖之。猶可激發輿情。又安大局。朝廷亦何憚而不爲。用敢合辭贊可。披瀝上聞。伏乞 皇上毅然獨斷。明降 諭旨。提前設立上下議院。以維危局。而安羣情。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二十三日。東三省總督錫良。湖廣總督瑞澂。兩廣總督袁樹勛。雲南總督李經羲。伊犁將軍廣福。察哈爾都統溥良。吉林巡撫陳昭常。黑龍江巡撫周樹模。江蘇巡撫程德全。安徽巡撫朱家寶。山東巡撫孫

記載第一 中國大事記

一百五十二

十一月

寶琦。山西巡撫丁寶銓。河南巡撫寶棻。新疆巡撫聯魁。江西巡撫馮汝駱。湖南巡撫楊文鼎。廣西巡撫張鳴岐。貴州巡撫龐鴻書。又聯名致電軍機處。主張內閣國會同時設立。請爲代奏。其文如下。（按諸督撫先時已因內閣國會問題往返電商甚久。詳見前期及本期中國時事彙錄內）

（上略）內閣國會爲憲政根本。計已定於先朝。事無待於末議。願造端闕大。不易圖維。老成過爲持重。必求謀出萬全。政府首當其衝。不敢輕於一發。其爭執不過數年期限之遲早。其關係乃在目前國勢之存亡。錫良等疆寄忝膺。憂危共切。忍視朝廷爲孤注。獨舉中央以責難。第以利弊疑難。旣已灼知癥結。若仍緘默觀望。居心先涉不忠。宣力何能自贖。用敢共竭愚悃。披瀝陳之。今之致疑於內閣者。必曰權責太重。權盛則恐挾震主之威。責專則慮啟營私之漸。不知自古權奸竊國。非因在位日久。卽由兵柄下移。今閣臣但司行政。本無統馭軍隊之權。而責望所歸。易與易仆。一身進退。利害較輕。旣不能有擅作之福威。更不必爲要路之盤踞。況有國會以監督財政。出納末由自專。有審判以擁護法權。生殺無從任意。或又疑內閣旣設。君主僅擁虛名。豈知不負責任。實由神聖不可侵犯之義而生。至大權之載諸憲法者。立法行政司法。悉歸總攬。不過無內閣則職務分之臣下。而擔負仍在朝廷。有內閣則統治屬諸一人。而功過必歸樞府。鞏固君權。尊崇王極。無逾於此。不必慮者二。或又疑內閣初立。組織者未必皆幹濟之才。任非其人。終虞覆餗。不知世變人才。互相陶冶。但使部臣同爲閣臣。應行政綱。協同審擇。已無目前政出多門彼此矛盾之事。益以國會監察。權限明則責成專。雖欲諉卸而不能。才力薄則應付窮。雖欲把持而不得。數經更易以後。求才者知非破格不爲功。飽嘗變患之餘。任事者亦必審量而後進。相磨相激。自有二非常之選。因時會構造而成。不必慮者三。其致疑於國會者。或謂議員程度不一。言論易涉囂張。比年爭路爭

礦。迭肆要求。允之則政策益紛。抑之則風潮更烈。一慮也。抑知士論沸騰。實多激於愛憤。與其強爲遏制。徒滋事外猜疑。何若引就範圍。俾知局中曲折。及其經驗漸深。疑誤盡解。尙望與政府相扶相勵。力拯艱危。今世立憲較久之國。內閣國會往往少紛爭而多匡正。其明驗也。或謂國會有彈劾大臣之權。議員將挾私抨擊。賢者避誘求去。不肯轉得結黨自固。二慮也。不知國會彈劾與臺諫異。言官風聞入告。動機發自一人。議院據事直陳。同意必謀之多數。如果大臣當國。衆望交孚。則數人對抗之私。何能敵全體輿論之公。黜涉進退。權操君主。憲法自有明文。國會何能干預。至謂黨派之發生。要以政見爲標準。內閣政見與議院合。利用適資其交濟。內閣政見與議院不合。全黨豈聽其轉移乎。或謂國會當幼稚時代。僅有要求而無擔負。財政問題。仍難解決。三慮也。不知國會初設。不必急謀財政之擴張。先求鞏固財政之信用。議員來自田間。深知疾苦。果財政計畫悉經協贊。蠲除擾累。力戒虛糜。人民已共諒政府之無他。迨至行政克堅。民信措施深入人心。議員目睹計臣挹注之窮。外界競爭之烈。卽各國通行之租賦。中朝未有之稅章。未嘗不可審勢因時。徐圖興舉。卽欲廣募國債。立應急需。特此樞紐。以爲溝通。國民既休戚相關。何能置國難於不顧。日本國會未開。歲入僅八千萬元。國會既開。不及念載。已逾六萬萬元。可爲借證。以上閣會利弊。理勢所在。均無足虞。舍此則主腦不立。憲政別無著手之方。缺一則輔車無依。閣會均有踰轍之害。程度不足。官與民共之。不相磨勵。雖百年亦無所進。法律難定。情與俗礙之。互爲參考。歷數載可望實行。此非錫良等之私言。實天下臣民所公認者也。今日大患。在於政務太繁。財用日絀。有內閣統一政策。國幣始可酌盈劑虛。有國會協贊歲用。要政始不因噎廢食。比者日俄協約成後。一舉亡韓。列強均勢政策。皆將一變方針。時局危險。已遠過於德宗在位之日。緩無可緩。待無可待。此卽閣會尅期成立。上下合力。猶恐後時。奈何以區區數年期限。爭持不決乎。

記載第一 中國大事記

一百五十四

十一月

錫良等更有瀆者。以明懷宗之憂勤惕厲。卒無救於明室。其謂諸臣皆亡國之臣。豈有他哉。不負責任而已。夫以政體不善。致天下臣民無一擔負責任之人。而使至尊獨憂社稷。此為何等景象。殷鑒不遠。能無悚栗。錫良等知而不言。無以對我。皇上更無以對我。先帝伏懇。聖明獨斷。親簡大臣。立卽組織內閣。特頒明詔。定以明年開設國會。飭憲政編查館。尅期擬呈議院選舉各法。欽定施行。宗社幸甚。民生幸甚。云云。

各代表復又上書政務處王大臣。略言請求速開國會。上自疆臣。下至人民。呈遞書詞。高可盈篋。九月二十六日欽奉。上諭。著將原摺電交會議政務處王大臣公同閱看。二十六日政務處開特別會議。袁袁諸公。謀國蓋籌。誠非草莽下士所敢臆測。顧道路傳聞。恆有縮短三年之說。竊用過慮。敢復瀆陳。夫縮短三年。則必俟宣統五年。方始舉行。今去宣統五年。則尙有三年。試問三年以內。以內政而論。全國財政。能不加新租稅。可以舉辦憲政。出入相抵否。加新租稅而無國會爲人民完全監督之機關。能承認否。卽曰不取諸民。將以利用外資。則借貸固屬國家。擔負仍在百姓。無國會人民能無反抗否。虛懸此三年之歲月。坐令上而官守。有敷衍憲政之心。下而人民。有不信朝廷之見。若病癰疽。稍或內潰。王大臣能擔此責任乎。抑非特內政也。又試問三年以內。外交上無國會爲之協助。政府果能確定方針否。卽能確定方針。而萬一旦晚之間。事變不虞。果能無人民以爲之後援否。三年遙遙。列強國視。恐未必我待。王大臣亦能膺此艱鉅乎。亦既與之。何用斬之。人民希望。在此期年。因而利用。則掉運尤神。王大臣洞燭國情。當憬然知其故矣。至謂期年迫促。恐事有障礙。則反覆審思。可以解惑。舉行國會必要適用。不過議院法選舉法而已。先進諸國。成規粲然。依據編訂。可一月而畢。若欲先頒憲法。則寥寥數十章。假以半年。亦能成事。抑謂戶籍未清。其說誠是。然調查戶口清冊。勢必期以十年。今日國勢。所當舉綱要而後細目。不當先細目完備而後綱要。故

於期年以內召集國會。決無迫促之慮。障礙之端。王大臣幸勿過事疑慮。而令天下人民再三籲請。如百里之得其五十也。王大臣幸熟計之。人民請願。自今而三。仰蒙 皇上與 盛國攝政王俯順輿情。已交王大臣閱看。則此次責任。固惟王大臣是任。年限遲速。所爭不過數年。而國家之安危。人心之向背。卽在此斯須之間。靳而不予。則此後怨毒之歸。必不能復諉諸 君上。爲王大臣計。亦何苦身嬰其衝。夫防危艱鉅。少數人任之。與多數人協助之。其勞逸得失。相去何如。籌備清單兩年以來。已貽誤匪淺。卽釐訂稅則官制兩項。顛倒錯亂。憲政館亦旣自詭於法。安能責之督撫。各省疆臣。所以亦紛紛電請者。正知其籌備之不可爲也。若不然。沿流平進。安詳妥貼。亦何用衆口囂噉。必曰非速開國會不能補救耶。王大臣試易地以處。當知疆臣之言。實出於萬不得已。遑論人民。臨楮不勝皇悚。三十日。諸督撫復聯銜電致軍機處。力申內閣國會同時設立之議。請爲代奏。其文言錫良等前奏請開內閣國會以救危急。近聞有主張仍欲先立內閣。俟宣統五年乃行召集國會。區區愚忱。竊抱過慮。說者謂日本維新。亦先立內閣。後開國會。遂欲取以爲法。不知日本改革幕府之後。長薩二藩。握權專政。其基未固。故專用壓力。緩開國會。民間積憤不平。第二倒幕之聲。已聞於全國。幸政黨人才繼起。國會旋開。僅保未亂。此日本之內容。固無可隱諱者也。今中國民氣奮發。視日本當年。不啻過之而朝中大臣。勲業才望。較之長薩二黨。相去何如。豈可復襲其危險之政策哉。且國會旣開。人心擁戴。皇室愈固。一切顛危傾側意外之變。無自而生。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自有上下相維之氣象。若又遲以三年。則三年之內。風潮萬狀。僉佞之人。皆欲趁此三年。夤緣援結。以據要津。貪利之臣。亦皆乘此三年。黷貨營私。以肥囊橐。失敗之政。仍歸咎於 君上。監督之力。終難及於當權。朝廷宜防官邪。不宜徒防民氣。此錫良等所謂內閣國會不能不同時並立者也。如謂機關未備。則凡弼德院。審計院。行政裁判院。均有各國

記載第一 中國大事記

一百五十六

十一月

成案。取以仿行。似非甚難。此次阻開國會者。或有新進之輩。欲遏其後起。而自居其功。故飾爲進行有序之說。以惑上聽。又必謂國會早開。則政府權柄。將有不能完全之患。以懾在位。不知憲法大綱。業已規定。新學良士。未盡登庸。朝廷一視大公。天下自無偏黨。在位者不必親。在野者不必疎。其崇戴 我大清則一也。先後舉錯之間。安危關係所在。謹披瀝再陳。請仍將內閣國會。同時並舉。以慰民望。不勝惶悚待命之至。云云。

直隸總督陳夔龍復有電致軍機處。請爲代奏。略言近來各省士紳。伏闕陳言。無不以內閣國會同時並舉爲請。忠愛之忱。良可嘉佩。惟夔龍以爲國會與內閣。雙方並進。雖有輔車相依之勢。然事有先後。必宜循序漸進。非可一蹴而幾。日本明治維新。號稱銳進。而設立內閣與召集國會。亦尚相距數年。良以憲法成立。必須各項機關預備完全。人人知立憲之實益。然後國會召集。自收上下相維之效。現在內閣未設。無行政統一機關。弼德院未設。無要政顧問機關。審計院未立。無歲出歲入綜核之機關。行政裁判院未成。無裁判行政爭議之機關。舉凡憲法上應有之預備。未全設施。而欲內閣與國會同時並舉。是不啻治絲而先使之棼也。爲今之計。宜於行政機關。先求統一。俾責任既專。政見無從歧出。是內閣爲行政樞紐。必宜先行組織。方足以策進行。既有內閣。一切憲政預備。自可依次程功。一面遴派通達治體之大員。擬議憲法議院法選舉法各草案。呈候 欽定頒布。數年之後。各項機關完備。國會可一集而成。較之同時並進。其難易利鈍。何待煩言。夔龍愚見。竊願我 皇上宸衷獨斷。明鑒天下。先於明年設立責任內閣。將各項機關次第籌設。或慮國會未開。內閣有專擅之弊。不知資政院已經成立。代議協贊之職。已具規模。自可以資政院代舉其職。俟宣統五年資政院議員任滿。彼時內閣早設三年。行政諸端。均已從容整理。代議之職。國民亦已熟悉。卽以是年爲國會召集之期。是較原定期限。尙已縮短三年。如此一爲轉移。既收相輔爲用之功。

復免凌節而施之弊。實於大局裨益良多。云云。按各督撫皆主張內閣國會同時成立。惟陳總督此電。獨主張先設內閣。後開國會。蓋與諸督撫異趣。

及降諭後。京師商學各界。首先張燈慶祝。各省諮議局及商學界團體。亦有致電資政院。表其感謝之意者。然究以期限太緩。主張繼續要求者。實居多數。而奉天諮議局爭執尤力。請願代表諸人。並欲質問政府不即開國會之理由。旋議定將代表團遵旨解散。重行組織政黨。茲將代表團通問各省同志書。及同志會通告書。彙錄於下。以志此事之終結。

國會請願代表通問各省同志書 敬告者。某等承全國諸父老委托之重。匍匐都門。請求國會。積誠罄哀。一年於今。三次上書。幸值各省督撫連翩之電奏。力爭於外。資政院全體之通過。主持於中。王大臣乃始臨朝震悚。翻然改圖。會議數四。願猶迴翔容與。疏慢不促。定為宣統五年實行開設議院。昨奉 上諭。已宣示臣民。千氣萬力。得國會期限縮短三年。心長力短。言之痛心。以諸父老希望之殷。而效果止此。委任非人。能無慚悚。夫令時會可以少安。國步不至日蹙。則優遊坐待。即至九年之久。何容焦躁。無如國家時變。瞬息萬端。今去宣統五年。尙復距離三年。不審此三年中。列強圍視。外交上有無變更與否。財政竭蹶。內部分事有無囂暴與否。公廷攬權。私室倖進。叫囂奔競。中央政府有無內訌與否。且國會未開而先設內閣。監督無人。有無濫用權力與否。新舊過渡。必防官邪。政治改革。而寬以歲月。有無僉壬夤緣。大臣把持。肆其奸謀與否。國本未定。而人心皇皇。我謀不用。有無灰絕與否。中央集權。而無人民為之贊助。治不統一。各省督撫有無不能行政與否。憲法先頒。而不經國會通過。有無權限失當與否。三年遙遙。夜長夢多。諸父老與有興亡之責。有國憂勤。其何以圖之。夫我 皇上冲齡踐祚。監國攝政王負斧戾而朝。

內處深宮。日月固有遺照之明。今茲主謀。度必有一二昏耄老臣。勢居津要。陽爲老成持重之言。而陰以遂其敷衍苟且竊踞朝柄之私心。而新進得幸之臣。又甚慮國會一開。人才勃興。或致搖撼其祿位。坐是遏抑撓阻。力主五年之說。相與揚波而助餽。是舉各督撫與人民之所要求。明年速開者。率皆一不審諦。徒取決於少數之廷臣。而廷臣仰承風旨。唯諾者十九。草具說帖。其敢有異論。相率畫諾。遂爲定議。朝命既下。度非復挾一公呈一請願書可以力爭也。又非復少數人奔走呼籲可以終得請求也。惟諸父老實圖利之。鵠候裁示。以定進止。無任皇悚。同志會通告書。敬告者。請願代表。業已解散。而各省同志。函電紛紛。垂詢同人在京行止。并進行方略。同人責任所在。敢不自勉。地勢遼遠。恐勞塵系。謹將暫時規畫之梗概。奉告如左。

一、代表團。既奉 朝命。勸諭解散。自不能再行存在。致招干涉。縱國會期限之縮短。揆之請願之初衷。殊未圓滿。亦未便於一時之間。出而要求。蓋既爲事實上決無效力。誠不如暫時消滅代表團。異日再有要求。另行組織。一、同志會。其宗旨本不僅在請願。並爲灌輸一般國民之憲政知識而發。且原章規定。非國會成立後。不得解散。此次所得請願之效果。並未圓滿。自應存此機關。在京總部。於代表團解散以後。政黨之基礎未成立以前。卽爲同人通信之所。

一、國會期限。上諭既定宣統五年。遽請收回。成命誠恐難達。此希望。擬由種種方面督促之。稍緩須臾。或可要求四年春間或秋間召集。

一、憲法。議院法。選舉法。及官制內閣組織法。此數項爲國會未開以前應行設備之事。自應要求趕早編定。並設法參預之。



一、政黨。各處函電。皆屬改組政黨。茲事體大。勢不可不慎。重將事。今議先擬綱要一通。已經舉人起草。月底發表。大概作一底稿。至如何組織。均祈海內賢達指示方針。如有函電。暫以北京國民公報內附設之同志會爲機關部。

一、各省之行動。代表團既奉散歸之命。不能再作要求。然直省中如有主張急進。仍繼續要求者。尤所切望。蓋一面促動政府。一面喚起民氣。微特可以爲將來倡議宣統四年召集國會之動機。且令一般國民希望憲政之熱度。再進一步。亦未始非國利民福之舉。

以上數項。係同人所擬現在辦法。與此後進行之大概。統希賜教。

### 同日 浙江遂昌縣鄉民滋事搗毀學堂監獄及巡警總局

是月初一日。浙江嚴州府遂昌南鄉一帶。遍貼匿名揭帖。邀集鄉人。於初二日至東嶽宮商議大事。初二清晨。城內又見有毀滅學堂教堂之揭帖。朱知縣兆蓉立即馳往東嶽宮彈壓。時鄉民已各持槍械。蠶擁入城。結聚萬壽宮地方。約五六百人。城紳辨認內有松陽來匪二百餘人。見知縣與至。即放礮吶喊。朱知縣步入萬壽宮。傳令推舉明白事理者。上前問話。衆舉某村駱姓稟稱。遂昌學紳。出入公門。魚肉鄉里。今番自治學員周震來鄉。謗稱調查選民。勒派鷄豬牲捐。衆心不服。誓滅學堂。以安農業。並要求退還前任所捐學租。大令據理駁斥。並將前出告示向衆講解。鄉民始知調查並無抽捐情事。痛恨學員藉端詐勒。於是分頭四出。徧尋學董。欲得甘心。幸該董等見機早避。鄉民憤無可洩。遂率衆登妙高山搜覓。順將山頂兩等學堂搗毀。大令急往保護。比至該校。已將器具玻璃盡情搗毀。經彈壓後。始各紛散下山。轉向商鋪要索晚餐。城內僅十名巡警。分頭保護學校。已有被匪衆毆傷者。而綠營既撤。防

軍未派。以致官紳無可措施。鋪戶懼釀大禍。供食求安。是夜該鄉民等分宿廟宇。方幸稍得安靜。而妙高山學堂忽失慎。幸僅焚去客堂一所。講堂宿舍。俱得無恙。聞由遺火樓上所致。火熄。天已黎明。官甫旋署。鄉民已起。將自治事務所搗毀。並擄去項紳。勒交學倉租穀。以供膳食。因巡警勸護。遷怒巡官。擁入縣署頭門。將巡警總局搗毀。一面又搶劫學董尹某所開店鋪。分頭至尹家搶擄一空。並指索勸學所總董。聲稱欲食其肉。尋至該紳家。肆行劫毀。沿街槍械如林。愈聚愈衆。凡經手學務諸人。亦已避匿一空。僅賴紳商數人奔走勸解。亂民甚至持槍擬官。要求釋放前任收監之庫書周經邦。謂係紳衆誣陷。又賭犯王奴才。謂係賄請監禁。而其他各犯各親屬。亦異口同聲。呼冤求釋。大令方以好言勸慰。允爲覆訊。詎人衆意雜。早有大批人衆搗毀獄門。劫去各犯。悉數毀鑰縱釋。反身擁入官署。要求允許。不復追究。官未能允。匪衆遂圍住衙署不散。

初四日 諭以資政院總裁溥倫度支部尙書載澤爲纂擬憲法大臣

初六日 山東巡撫孫寶琦覆奏萊陽海陽肇亂實情奉 諭各官紳分別革職巡撫孫寶琦免議

山東萊陽海陽兩縣民變一案。自經七月二十日奉 諭後。(詳第八期 諭旨及大事記補遺)謗言未已。山東京官柯劭忞等。具呈都察院。請爲代奏。略言查奎保接署萊陽縣事。在五月二十日。候補道楊耀林帶先鋒隊到萊。在二十二日。奎保到任。即出示嚴拿曲士文兄弟。二十六日。曲士文逃往馬連村。村長呂明令其子呂保瓚馳請派兵往捕。楊耀林派幫帶陳忠訓帶領馬步隊一百六十名。會同該縣差役七八十人。連夜馳往。而曲士文已聞風遠颺。該弁意無所逞。反將呂保瓚用槍擊斃。乘勢縱兵淫掠。時夜方半。村民驚爲寇至。鳴鑼聚衆防禦。兵役即開槍轟斃

多人縱火延燒房屋。沿途大掠回城。於是圍境皆擾。聚衆屯九里河。不敢復散。由是曲士文之聲勢始盛。楊耀林聞報。旋即電請調兵。六月初二日。協統葉長盛。登州鎮總兵李安堂。各帶營隊至萊之西境。探報水溝頭有鄉民屯聚。李安堂擬即派兵往剿。時有常備軍參謀丁某。十九標第三營營官潘某。請於葉長盛。先往解諭。曉以利害。衆即散去。六月初四日。李葉兩軍遂進紮水溝頭。其屯聚九里河者。聞知水溝頭事。相約兵至不得持寸鐵迎拒。靜候招撫。其勢已將解散。初六日。李葉二鎮連接楊耀林警報。謂匪衆攻城甚急。遂於初七日。自水溝頭拔營。向九里河一帶進剿。鄉民死亡約數千人。餘皆逃散。先是官紳懼民衆入城。城門久閉。城北十三社村民。門。兵將至。羣往城下。聲言聚衆止向城紳理論。並非叛逆。求官與之作主。楊耀林遵令開槍。民負門版呼冤。置若罔聞。反指爲攻城罪案。此初六日攻城警報之所由來也。楊耀林奎保聞李葉兩軍進兵消息。帶兵接應。所過附城村鎮。淫殺焚掠。至於戕及婦孺。種種慘狀。不勝縷述。其燬子家店。柏林莊。劉家疇。馬山埠。褚家疇。楊家疇。臺子村。臧家疇。小埠頂。南李家疇。北李家疇。周家疇。大王家疇等村民房數千餘間。所掠錢財糧米。裝十餘大車。遇銅鐵器具。即指爲私鑄礮彈原料。碎而載之。以修房木。梯目爲攻城器具。捏報戰功。據以上稟。實則曲某等早已逃亡。而罹其慘者。皆附城居民。倚官爲命者也。萊民經此鉅創。不敢復聚。葉長盛即帶所部常備軍十九標三營。開往城內駐紮。每日操練。營規頗肅。李安堂所部分駐四鄉。則漫無紀律。借搜查曲黨爲名。勒索財物。乘機搶掠。鄰邑皆被其殃。至城內軍需局。逼令四鄉供給糧草等物。侵吞餉需。勒不發價。有不應者。即指爲曲黨。送官懲辦。貧民呼籲。軍士亦爲不平。竟無敢向該局索價者。兵死之家。丁壯在逃。婦孺並不敢領尸成服。尤可駭者。楊耀林等向民間索取軍律嚴明。並無騷擾之稟結。並德政牌傘等件。有不遵者。概以曲黨論。云云。

旅京士商張春海等亦詣都察院呈請代奏。略言查萊陽事變。知縣朱槐之釀之於前。知縣奎保道員楊耀林激成於後。而劣紳王圻、王堀、王景嶽、于贊揚、張相謨、宋維坤等。平日與官吏朋比爲奸。魚肉鄉民。一切浮收錢糧。侵吞積穀。青派雜捐。皆確鑿有證。並非曲士文等所能無端煽惑。加以今歲春荒。民尤困苦。故於四月十三日。有赴縣籲懇革除劣紳。清算積穀。罷免苛捐。盡去浮收之事。該知縣視此情形。伴許十日內將積弊一切削除。鄉民即歡然散去。詎意劣紳王圻等。與該知縣密謀。率請古現村水師營及岔河巡防營之兵各四十名。屯駐城內。將從前所許者。盡行延擱。並嚴拿滋事之人。民益惶懼。不期而合者五六千人。意欲於二十六日。再行赴縣伸理。富紳姜爾壽懼生他變。邀城內商號四十家。蓋押水印。同保曲士文等無罪。該知縣始允鄉民所請。榜示通衢。將劣紳王景嶽等革除有差。民怨既平。遂各散去。及五月二十日。今知縣奎保到任。道員楊耀林帶先鋒隊隨至。復出示嚴拿曲士文等。二十六日。曲士文逃至馬連莊。在舊識呂明家暫避。呂明之子呂保璜。即馳赴縣城。請兵捕拿。楊耀林立派幫帶陳忠訓帶兵役二百餘名。連夜馳至。時曲士文知風逃去。兵至搜犯不獲。大怒。即將呂保璜亂槍戳斃。當即下令沿戶大搜。莊民驚慌四逃。婦女深夜不及避者。並被淫汗。其他錢財衣物。盡被掠去。村民大駭。鳴寺鐘聚衆。鄰村聞警並至。方議進前理論。兵見勢衆。連開排槍。民之被傷者四十五人。死者十七人。兵祇傷死一人而已。由是合境皆動公憤。以爲訴願者既被嚴拿。報信者復遭冤殺。附近居民。又被轟擊淫掠。人人自危。各集村衆。冀圖自保。道員楊耀林以鄉民烏合之衆。勢易撲滅。大可借此邀功。而奎保又以民變愈劇。恐膺重劾。劣紳王圻等。意在洩忿報復。更從而懲惡之。合詞飛稟。張皇請兵。撫臣爲其所動。遂派常備軍協統葉長盛。登州鎮總兵李安堂。各帶軍隊。於六月初二日。進至萊之西鄉。駐軍姜山。探知水溝頭有民衆李秀山等聚集該處。李安堂即擬派兵進剿。葉長盛不可。先派參謀員

丁劍秋。及管帶潘鴻鈞。赴水溝頭。會同義合號商人史卓卿等。招李秀山至。開陳大義。曉以利害。當即解散。初四日。官兵進紮水溝頭。時東海關道徐世光。派員何恩錫。崔祿階。及商人修振邦等。馳往曉諭。東南北各鄉。皆於初五。初六兩日解散歸農。惟西鄉之衆。在九里河者。尚未及散。道員楊耀林。及知縣奎保。捏詞攻城甚急。函催進兵。初七日。早。兵隊開至馬山埠。突向九里河施放開花礮。轟斃三百餘人。鄉民驚竄。葉長盛帶兵移住城內。李安堂帶兵尾追。轟擊。道員楊耀林乘勢帶兵出城。進剿于家。柏林莊。戮其強壯。殺其幼稚。淫其婦女。掠其財物。然後縱火盡焚其室廬。又進剿劉家疇。褚家疇。亦如之。又至楊家疇。臺子村。亦如之。又至臧家疇。小埠頂。南李家疇。北李家疇。見其廬舍高大。市井繁盛者。盡指爲曲黨。殺戮淫掠。亦如之。最後至周家疇。大王家疇。戶口尤多。牲畜尤衆。又指爲曲黨。殺戮淫掠。又如之。計殺死之可知者。有一千六百餘人。而婦女之羞忿自盡。老弱之無家可歸。自縊投井者。不可數計。焚燬房屋。共千餘家之多。血流被道。哭聲盈野。合境之人。無不痛心疾首。而該知縣奎保與劣紳等。自知與民結怨日深。恐生他變。捏詞通稟。留兵駐紮。道員楊耀林與總兵李安堂等。又以縱殺可以邀功。擄掠可以致富。遂建議分紮四鄉。以搜勦曲黨爲名。於是今日至東鄉縱火。明日至西鄉拿人。數十里內村落。無一倖免者。其所掠之婦女。則於附近州縣賣之。所掠之衣物。載至煙臺各當店售之。而駐紮防兵。與劣紳王墀等。以承辦糧草爲名。設立公所總局。逼令附城四十里鄉民。運送供給。雖允付官價。皆扣留不發。有違異者。以曲黨坐之。且冒名閣縣紳商。朦朧撫臣。稱軍律整嚴。秋毫無犯。又逼各社長。出具曲士文謀。反是實甘結云云。

都察院據情代奏後。奉諭令山東巡撫孫寶琦據實覆奏。至是孫巡撫覆奏。言萊陽肇亂之原。由於已革前縣朱槐之顛預性成。信任劣紳。城內董事。如王圻。王墀。王景嶽。于贊揚。張相謨。葛桂星。宋維坤。本皆不孚鄉望。近年新政。

記載第一 中國大事記

一百六十四

十一月

繁興。朱槐之倚諸紳爲心腹。諸紳遂出入衙署。甚且藉以牟利。爲衆所側目。以此叢爲怨府。曲士文一無賴博徒。結黨散謠。謂今春調查戶口。將實行抽收丁口牲畜等捐。實則並無其事。一時鄉愚受惑。附和聚衆者。不過百餘人。四月十三日。進城求見縣令。以清算倉穀爲名。朱槐之允爲邀齊紳董清算。及衆退而未實行。是以失信於民。王景嶽與曲士文同村。素有嫌怨。王景嶽充當警董。經管帳目。未能核實。民間頗滋煩言。又常令巡警下鄉拏賭。倚勢凌人。曲士文初意仇紳。欲假此洩忿。故於五月初。復聚衆千餘人。先將王景嶽房屋拆平燒燬。繼又拆燒陳玉德高幼墀兩家房屋。聲言縣官清算倉穀。久未宣示。顯有不實不盡。於是仇紳者仇官。率衆進城到縣。仍以倉穀爲言。並要求縣官革除紳董。免繳捐款。銅元納糧。不加折扣各條。朱槐之見來勢洶洶。允將紳董五人革退。曲衆始散。五月二十日。署任知縣奎保接印。首先出示懸賞。嚴拏曲士文。其餘概免株連。越日候補道楊耀林亦帶兵前來查辦。奎保往調。商請出隊嚴拏。楊耀林始猶不允。二十五日。適有馬連莊人呂七。卽呂瑞璜。來城報信。言曲士文逃匿伊家。二十六日。楊耀林飭幫帶陳忠訓帶領兵隊。及奎保添派縣役各若干名。直赴馬連莊呂家往捕。而曲士文已聞風逃竄。誤將呂七槍斃。訪聞曲士文蹤迹。鄉民稱在山後。誤以爲往招遠縣境之銀山後。行數十里。搜捕不得。又有誤傷原姓之事。馬連莊人見呂七之死。心多不平。糾衆堵截。各村響應。沿途開槍抗拒。被兵擊退數十人。帶城。並有奪獲器械。曲士文探知兵役已去。率黨復回。聞大兵將到。恐禍及已。遂起意大舉。徧下傳單。令各鄉村按戶出人。備辦糧草。整治軍器。不數日間。附集者數萬人。四路設卡。盤詰行人。並截殺馬隊兵勇四名。至六月初四日。合衆攻城。葉長盛李安堂各軍隊。於初四日至姜山駐紮。正擬進兵。有子廷惠等四人求見。請緩進兵。謂現經有人調說。不妨暫候。葉長盛等許之。頒給勸散之告示。至初六日。而楊耀林告急函到。請速往勸。葉長盛等兩軍卽日前進。晚宿水溝頭。

初七日黎明。至城西五里之馬山埠。曲黨見大兵已來。抵死力抗。勢甚猖獗。官兵中槍陣亡一名。於是槍礮齊施。將曲衆擊散。分赴姚格莊。于家店。周家疇。李家疇。劉家臺。子莊。並至曲士文所住之柏林莊。嚴行搜捕。焚毀房屋。而曲士文遂從此遠颺。不知蹤跡。余則達石金聲（按余則達係山東候補道石金聲係在籍紳士度支部主事均爲奉委查辦之員）親往各村履勘。除王景嶽陳玉德高幼峯三家房屋。係曲黨焚燒外。其餘兵焚民房。計有四百餘間。實無數千間之多。至死亡人數。詢據土人云。約有三百餘人。亦實無數千人之多。遍訪輿論。第五鎮軍隊與中路巡防第一營。所至皆稱紀律嚴明。惟左路巡防營。本係分駐各處。倉猝調集。未能恪守軍律。初七日。各村搜捕。焚燒房屋。頗滋物議。不能爲諱。至原呈所云到處姦淫擄掠。數十里內村落。無一倖免。甚至掠賣婦女。運售衣物。則是形同盜賊。如果屬實。豈能掩人耳目。至事之初起。曲黨聚衆無多。當要求各款之際。使朱槐之能開誠布公。宣示理由。衆民未必不服。復密遣勇役。前往掩捕曲逆。亦不難就擒。署知縣奎保。道員楊耀林。相繼到萊。彼時匪餓方張。正宜隨機應變。設法急爲招撫。以定衆心。即使緝拏。亦宜嚴密。使迅雷不及掩耳。乃遲至二十六日。始派兵役多名前往。時曲逆之羽翼已成。首逆未獲。擊斃平民。致激衆變。辦理均有不合。紳士王圻王塢。罔利營私。請託賄賂。王景嶽恃勢斂怨。實爲此案激亂之厲階。葛桂星。于贊揚。張相謨。宋維坤。把持武斷。均不理於衆口。曲士文與其弟曲桂舟。迭次糾衆圍攻城池。要挾官府。馴至戕害官兵。實特有仇視新政。抗捐得名之于祝三。陰爲謀主。以致惡膽益張。于祝三於二三月間。在唐家庵屢次結會。居心叵測。尤屬罪不容誅。至應辦善後事宜。如積穀變價。發當生息。查核歷年案卷帳簿。經手人等尙無侵蝕。學堂巡警自治各項經費。向以油房捐鋪捐戲捐廟產捐爲的款。每年約收油房捐大錢四百餘千。鋪捐四百千。戲捐一千串。廟產捐實提三成。以地方之款。辦地方之事。揆情度理。不得謂之苛捐。此

外並無他項雜捐名目。錢糧正供。向以銅元制錢各半完納。原屬相宜之計。現在新幣制尚未實行。自應率由舊章。傳集城紳鄉長。當衆宣議。均各簽名承認。被焚各民戶。前已派員查明賑恤。逃亡各戶。均已陸續歸還。此萊陽起亂始末情由。暨妥籌善後辦法之實在情形也。至海陽之亂。已革前縣方奎。於辦理新政籌款。諸多勒派。其征收錢糧。銅元折扣。原非浮收可比。惟不將理由明白宣示。所辦鐵路股票。又不按期發息。失信於民。此怨讟之所由來。四月十三日。宋煊文以請減錢糧。邀集多人理論。方奎目爲抗糧。遽下之獄。衆情已憤。迨正任登州府知府文淇下屬。宋煊文之次子宋堽吉。爲父訟冤。文淇不察原委。飭縣一併監禁。輿論益譁。於是宋堽吉之弟宋增吉。因父兄被逮。情急聚衆入城。一時鄉民附從者數千人。聲言救護。宋氏父子。遂有四月二十九日鬧署闕堂之舉。將宋煊文父子要求放出。而土匪惡棍。相繼承間竊發。藉口於鄉社耆老辦事不公。專與爲難。糾衆至千餘人。分向各村莊。肆行劫掠。逼勒錢財。拆損房屋。投縣報案者。共有二十九起。鄉社耆老。實居多數。調閱卷宗。其爲首者。有高起望。王令卽王林。高付仁。卽高付蔭。其弟高卓蔭。卽高二花臉等。方奎已得撤任之信。概置弗理。鄉衆銜怨愈深。該土惡等惟恐將來禍及。反逼令被搶各戶。呈遞免究。以爲狡脫之計。此次余則達石金聲到海查辦。傳集鄉社耆老來城。商議善後。一面調兵彈壓。一面購覓眼線。密飭巡勇。緝拏首要。獲到高起望。王令卽王林。張明舉等犯。訊據供認不諱。稟准就地正法。一時人心大快。辦理善後。甫有轉機。其被搶及續報各戶。會同親往查勘。分別輕重。量爲賑恤。並撥兵分紮城鄉。藉資鎮懾。以上兩案等情。據余則達石金聲會稟前來。自應將官紳文武各員。據實請旨分別懲處。已革萊陽縣知縣朱槐之。與已革海陽縣知縣方奎。昏庸貪劣。激成變端。應請一體永不敘用。候補道楊耀林。署萊陽縣知縣奎保。張皇操切。辦理乖方。厥罪惟均。楊耀林應請革職。奎保於事後頗能盡心民事。尙知愧奮。應請革職留任。以觀



後效。都司銜留直隸補用守備陳忠訓。馭兵不嚴。誤斃平民。應請革職。永不敘用。紳士王圻。與其弟王墀。放利而行。不恤人言。王景嶽假公濟私。貪鄙無恥。葛桂星。于贊揚。張相謨。宋維坤等。聲名惡劣。均難姑容。候選縣丞王圻。應請革職。增生王景嶽。歲貢生葛桂星。一併褫革。王墀。于贊揚。張相謨。宋維坤等。仍候查取職名。另行咨革。該紳等七人。並剝奪其公民權。不准干預地方公事。仍由官嚴加管束。以示懲儆。開缺登州府知府文淇。巡視兩縣。接受呈詞。未能秉公審理。亦爲激變之由。應請卽行革職。登州鎮總兵李安堂。統領軍隊。約束不嚴。臣督率無方。均難辭咎。應請旨飭部一併議處。云云。當奉 諭將各員照所擬懲處。李總兵亦開缺。惟孫巡撫免議。

初九日 覲見德國前殖民部大臣德仁保

同日 以程允和爲長江水師提督

時長江水師提督程文炳病卒。故以程允和代之。允和卽文炳之從子也。

十一日 諭飭各部將宣統五年召集議員以前必須完備各事宜分別最要次要奏明請旨辦理

同日 又 諭飭各省督撫凡開設議院以前應行提前趕辦事項速卽切實進行

十二日 以袁大化爲甘肅新疆巡撫

時新任新疆巡撫何彥昇因病卒於途。故以袁大化代之。

十八日 督辦鹽政大臣奏劾福建鹽法道陳瀏欺罔藐玩有負職任奉 旨革職

原摺略言福建鹽務積弊甚深。光緒三十四年。鹽法道陳瀏任事伊始。經度支部奏交閩浙總督轉飭該道查明閩鹽情形。應如何興利除弊。詳定章程。實力整頓。嗣於宣統元年。據該道以閩省各局浮費。前經屢次裁提。惟弊之所

在。不在浮費而在陋規。已飭和盤托出。一面酌定委員公費。不准再有違章報銷。及藉端侵蝕情弊等詞。詳由閩浙總督松壽奏明在案。乃本年福建清理財政局試辦預算。該道於所管官運款項。始則延玩不報。及至造冊報告。除應繳課耗釐外。統計入款銀四十萬餘兩。開支連本局費等項銀三十九萬餘兩。收支相抵。僅得餘利八千餘兩。以官運支款。幾與收數相埒。豈得謂無浮費之弊。至陋規一項。上年該道原詳。已稱飭屬和盤托出。乃遲至本年九月始據該道列表詳報。猶以表面朗若眉目。內容實有窒礙。不過徇局外之請。以塞其口等情。多方支飾。並不實行裁提。則前此所謂和盤托出。不准再有違章報銷藉端侵蝕者。特虛語耳。是其任意欺罔。已屬有負職任。而該道節次來詳。尤復肆口詆謔。毫無忌憚。甚至前後矛盾。起滅自由。殊屬藐玩已極。以鹽務為臣直接執行之政令。而其欺罔猶若此。以鹽道為臣直接管轄之人員。而其藐玩猶若此。此風一開。人人效尤。尙何整頓鹽務之可言。尙何清理財政之可言。臣為大局起見。未便稍事姑容。惟有請 旨將福建鹽法道陳瀏即行革職。云云。當奉 旨即行革職。

二十七日 民政部奏請禁止各省彩票行銷京師奉 旨依議

原摺略言。據內外城巡警總廳申稱。彩票一項。名為籌款。迹近賭博。不特戕削民生。敗壞風氣。政體所關。尤為重大。現在浙江巡撫業經奏准禁銷有案。京師首善之區。尤宜設法禁止。應請援照浙案。奏請將各項彩票。一律不得在京師地面行銷。以挽頹風。而維國體等語。會申前來。臣等竊維彩票與博塞無異。近年以來。內外諸臣。苦於集款艱難。又顧念民力。不忍遇事徵求。遂藉此為一時權宜之舉。而酖酒漏卮。蘊毒何窮。若不及早申禁。害必中於國民。生計。京師為萬方觀聽所係。近日彩票名目。紛繼而起。肆肆經售。徧於都市。流弊所極。實不可勝言。且關係政體。尤非淺鮮。該廳所陳各節。不為無見。應如所請。無論何項彩票。一律不得在京師行銷。以期漸祛稅政。如蒙 俞允。當由臣部飭知內外兩廳。一體欽遵。出示嚴禁。云云。